

何其芳的遺憾

● 邵燕祥

何其芳有一個遺憾：他從中年就想寫一部關於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但至死沒有實現這個計劃。起初是因為黨把他佈置在文學戰線的一個領導崗位上；後來則是下放勞動和社會動亂，剝奪了他的健康和時間。

我記得他說過，那初衷大約是要寫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照黨的面貌完成思想改造的歷程。

然而，他也無須遺憾。假如有誰寫一部傳記，記述何其芳走過的道路，就會有同樣啟示性的意義。這是解答文學上所謂何其芳現象的鑰匙。

我是曾經把何其芳的道路看作前行者的典範的。我少年時代沉湎過《畫夢錄》的意境，後來像何其芳那樣，從「珍愛自己的足跡」，到「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厭棄了「輕飄飄地歌唱着的人們」，包括其中的自己。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何其芳這個30年代的青年，從《預言》出發，經過《夜歌》和《還鄉雜記》，走到《燃燒的北中國》，這就是我應走的道路。

還是許多年前讀過《還鄉雜記》的片斷了。今天重新翻開其中的〈街〉，那裏記述了他十四五歲初入縣裏中學讀書時經歷的一次風潮。

那次風潮，不是我們後來在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學生運動。它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背景，而又不可避免受到當地權勢者在背後的操縱，利用了學生（其中不乏誠實的人）中的盲目的宗派情緒，為幫助爭奪一個校長職位，不惜演出了一場喪失理性的武劇：把新任校長的行李箱子打碎了，腰斬了白綢衫，撕毀了木版的大本《史記》、《漢書》。他回憶道：

以十五歲的孩子的心來接受這種事變，我那時雖沒有明顯地表示憤怒或憎惡，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親近。對於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帶着一種沉默的淡漠去觀察，測驗，而感到不可信任了。

幾年以後，當他已經從大學畢

業，回到這個縣城，在這個「淒涼的鄉土」的長街上踟躕時，他已經總結了比較成熟的思考：

這由人類組成的社會實在是一個陰暗的、污穢的、悲慘的地獄。我幾乎要寫一本書來證明其他動物都比人類有一種合理的生活。

這是他嚮往人類應有一種合理的生活的自覺。然而他懷疑在世間能否找到如書籍寫下的那些「金色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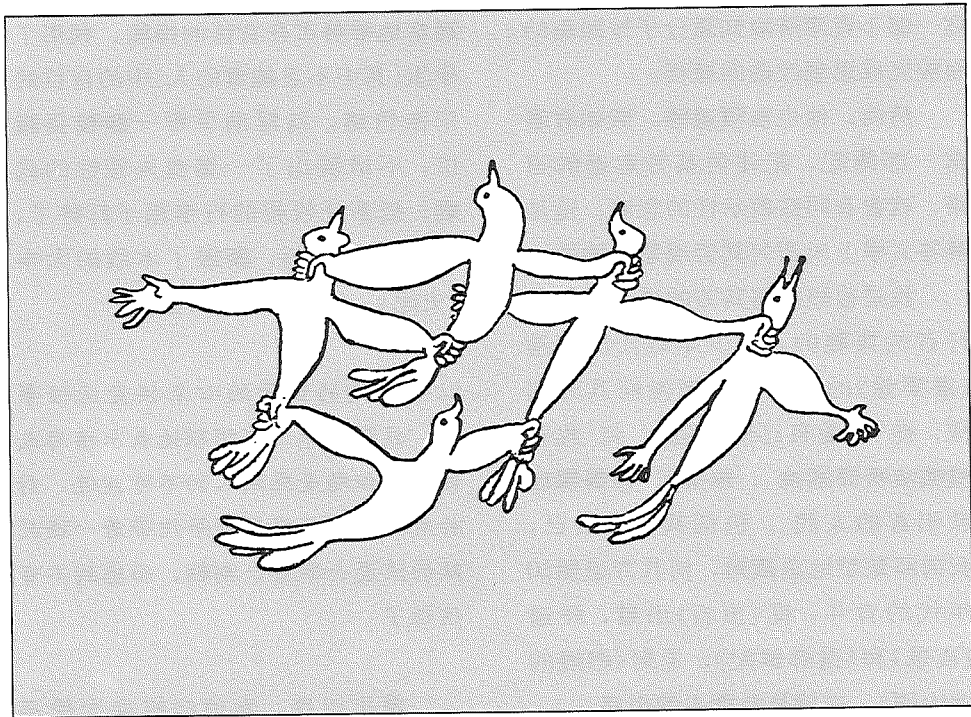
理想、愛、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們悲哀時十分溫柔，快樂時流出眼淚的東西，都是在書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實的人間卻比任何珍貴的物品還要稀罕。那些悅耳的名字我在書籍中才第一次遇到。他們於我是那樣新鮮，那樣陌生，我只敢輕聲說出它們的名字。真實的人間教給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東西。當我是一個

孩子的時候，我已完全習慣了那些陰暗、冷酷、卑微。我以為那是人類惟一的糧食，雖然覺得粗糲，苦澀，難於吞嚥，我也帶着作為一個人所必須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嚥了很久很久。

何其芳正是帶着對「理想、愛、品德、美、幸福」這些東西的追求，而又不知道怎樣在人間實現它們的茫然心情發問：

現在叫我相信甚麼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於人類的未來嗎？我能夠斷言人類必有一種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時再沒有人需要翻開這些可憐的書籍，讀着這些無盡的誑語嗎？我們必須以愛，以熱情，以正直和寬大來酬答這人間的寒冷嗎？

在不久以後的日子裏，何其芳終於走向陝北的新天地。在那裏開始了「一葉嶄新的功課」，他從他所相信的人那裏聽到了、相信了「斷言人類必



有一種合理的幸福的生活」，並且當然也聽到了、相信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於是他必然檢視着自己身上的「階級的烙印」，那些屬於封建士大夫和小資產階級的可笑又可悲的遺產。我猜想，他會把往日在書籍中找到的那些「使我們悲哀時十分溫柔，快樂時流出眼淚的東西」，都當作「可憐的書籍」中的「無盡的誑語」給拋棄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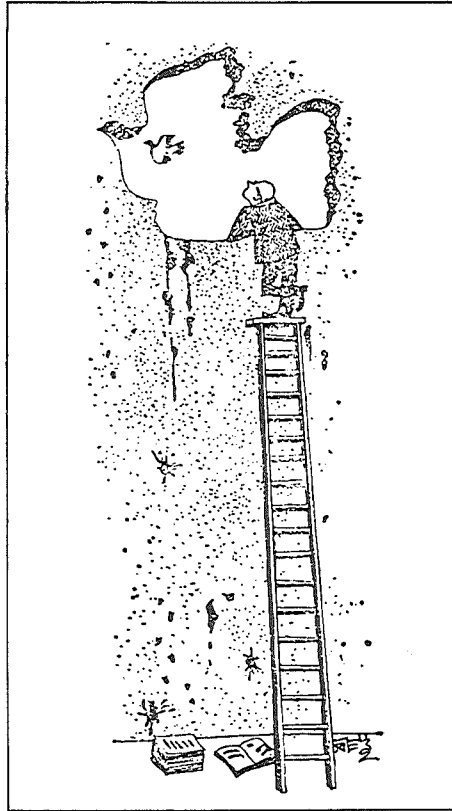
何其芳在〈關於《還鄉雜記》〉中說過：「一個誠實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斷他的生命，假若不放棄他的個人主義。」他說這話時是在1937年6月，他還沒有投身到一個自覺的集體中去。而何其芳在民族危機高漲的時分參加到黨所領導的軍事化的隊伍以後，他會不僅是誠實地而且是虔誠地放棄他的個人主義和他自認為或別人指稱的個人主義。他會誠實地以至虔誠地捍衛他所歸屬的集體和這個集體所宣稱信奉的原則。

當我讀着有關胡風案件的實錄，在記憶中重現這一幕「陰暗的、污穢的、悲慘的」文字獄的時候，我又看到了何其芳的名字，何其芳的身影，並且彷彿聽到了他在揭露、駁斥和控訴甚麼的聲音。我相信他也還是虔誠地自覺作為一個集體的發言者，才有了這樣一往無前的理直氣壯的氣魄。

然而，那被宣判為反黨和反革命的小集團頭目的胡風，也是不滿於舊日中國「陰暗的、污穢的、悲慘的」生活，並且為着人類、為着中國人民能有一種合理的幸福的生活而奮鬥的。

其實，在〈街〉這篇情調低沉的散文裏，作者已經說過：

對人，愛更是一種學習，一種極艱難的極易失敗的學習。



一個社會的人，如果只愛自己，當然是應受譴責的，實質上這根本談不到甚麼「個人主義」，而淪為一種動物的本能。然而，如果提倡只愛自己所從屬的利益集團，那仍然沒有超出愛自己一家一姓的褊狹，與「可憐的書籍」中呼喚我們的愛人民、愛祖國、愛人類的美德是不相干的。

何其芳早年嚮往的「理想、愛、品德、美、幸福」，至今仍然是悅耳的名字，珍貴的東西，當它們同並非抽象而是具體的人民、祖國、人類相聯繫時，不但不該摒棄，而且應該成為我們的出發點。

邵燕祥 浙江蕭山人，當代詩人。1933年生於北平。已出版著作有詩集《到遠方去》、雜文集《憂樂百篇》等20種。